

青春風
青春風編輯部

飞花令

一生一世一双人



口袋文学
短篇小说精选
第一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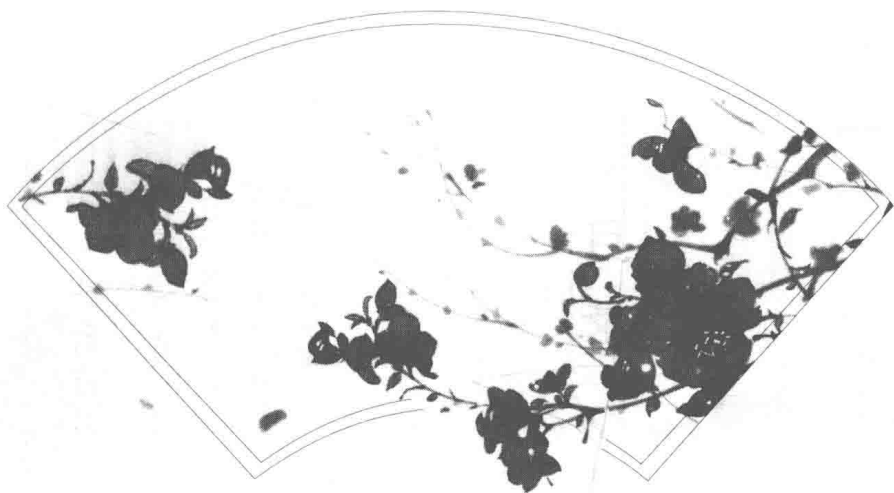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轮回皆有一个痴人，我爱你，从未悔过。
一个惊心动魄的浮世，一群执着的人、妖、仙、魔。

古风×幻想×唯美×虐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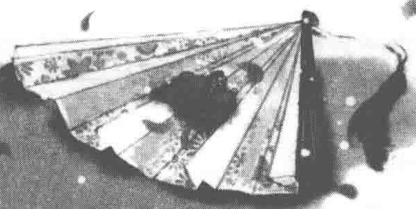
七宸、阿星、挽歌、橘文冷、冷亦蓝、宁不情、六州笑等人气作家倾情奉献。
关于承诺、关于遗忘、关于背叛……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看人、妖、仙、魔，品喜、忧、爱、憎。



飞
花
令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口袋文学·第一季·飞花令 / 青春风编辑部主编.
— 延吉: 延边教育出版社, 2018.1
(青春风)
ISBN 978-7-5524-6820-5

I. ①口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9809 号

青春风·口袋文学·第一季·飞花令

主 编: 青春风编辑部
责任编辑: 刘芳芳
出版发行: 延边教育出版社
社 址: 延吉市长白山东路 98 号
邮 编: 133000
网 址: 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电 话: 0433-2913940 (编辑部) 0371-68698015 (邮购部)
传 真: 0433-2913964
印 刷: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: 8
字 数: 256 千字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4-6820-5
定 价: 15 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。

声明

基于对知识和创作的尊重, 本书向所选文章、图片的作者给予补贴。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联系的作者, 我们在此深表歉意, 当您看到本书时, 请与我们联系, 以便我们向您支付补贴和赠送样书。

联系方式: 0371-68698867

后庭花

- 004 开过红薇一架花
 ／橘文泠
- 021 故里有长歌
 ／扬州慢
- 034 六界戏·君之宫
 ／颜有匪
- 050 山河不眠
 ／阿星

山海经

- 064 星碎云荒
 ／七宸
- 078 欢情薄却两重山
 ／秦乐只
- 092 寒时鸟
 ／萧四娘
- 106 簪花把酒画中仙
 ／宁溪姑娘
- 122 碧叶落纷纷
 ／六州笑
- 137 袖手看清霜
 ／白泽
- 151 香纱
 ／吾玉

目录



小阑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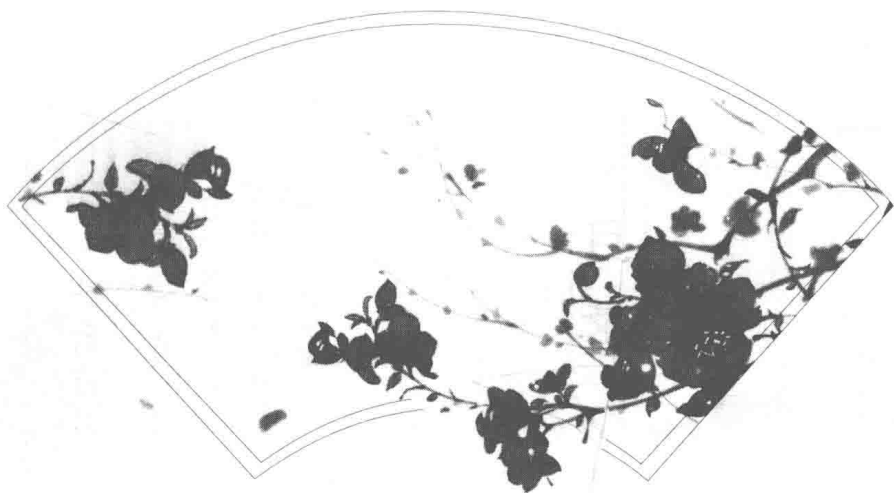
- 160 槐香碎，长守不若归
 ／ 田 鞞
- 165 琴声蕴离酒
 ／ 宁 不 情
- 168 万物不如你
 ／ 湫 半 雨

少年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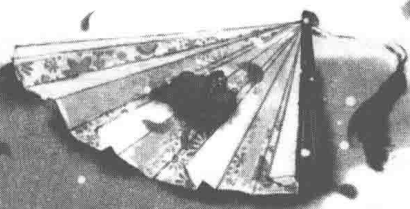
- 171 狐心昭昭
 ／ 单 阿 因
- 185 妙音飞天曲
 ／ 冷 亦 蓝
- 198 天作之合
 ／ 麦 九

相见欢

- 211 掌上青梅怜不得
 ／ 挽 歌
- 225 疑是故人来，只是初心改
 ／ 初 酒
- 240 枕梦忘忧
 ／ 岳 初 阳



飞
花
令



后庭花

- 004 开过红薇一架花
 ／橘文冷
- 021 故里有长歌
 ／扬州慢
- 034 六界戏·君之宫
 ／颜有匪
- 050 山河不眠
 ／阿星

山海经

- 064 星碎云荒
 ／七宸
- 078 欢情薄却两重山
 ／秦乐只
- 092 寒时鸟
 ／萧四娘
- 106 簪花把酒画中仙
 ／宁溪姑娘
- 122 碧叶落纷纷
 ／六州笑
- 137 袖手看清霜
 ／白泽
- 151 香纱
 ／吾玉

目录



小阑干

- 160 槐香碎，长守不若归
 — 田馥甄
- 165 琴声蕴离酒
 — 宁不情
- 168 万物不如你
 — 湫半雨

少年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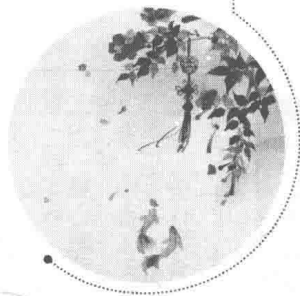
- 171 狐心昭昭
 — 单阿因
- 185 妙音飞天曲
 — 冷亦蓝
- 198 天作之合
 — 麦九

相见欢

- 211 掌上青梅怜不得
 — 挽歌
- 225 疑是故人来，只是初心改
 — 初酒
- 240 枕梦忘忧
 — 岳初阳

开过红薇一架花

橘文泠



(一)

入宫的前一天，太夫人召她训话。

“你也知道，下个月阖府上下都要随你叔叔去南境，只有这样才能解了帝君的疑心，保我莫家富贵长久。”老太太叹息着说，“所以你到了宫里，也不用指望府中还能给你出什么力，一切都要靠自己，你入宫是帝君要显示对我们家的恩典，所以进去了恩宠自然也是有的，但后宫佳丽三千，没几天这恩宠也就淡了，你别在意，要记得……家里不求你光宗耀祖，但求你安分守己。”

至理真言。

所以当她在谒云帝面前初次拜见天子时，她还在默默念叨这番话，咀嚼其中隐含的深意——既然入了宫，是死是活就自安天命了，别连累家里就好。

这时内侍用尖厉的声音喊她抬头，她抬起头，看到御座上年轻英武的帝君。

谒云帝临宸看着肃然，语气却是温和的：“你就是莫家的长女？一向少

见，比令妹倒也不遑多让……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扶薇，弱柳扶风的扶，蔷薇的薇。”她尽量控制着声音答话，却还是看到临宸微一皱眉。

也是，再怎么练习，她也无法恢复当初的声若莺啼。

好在帝君选她入宫也不是为了她的德言容功，所以很快就敛了愠色，笑着说：“那就是莫扶薇了？倒是有意思。”

她轻轻一笑：“可不，这世上岂有蔷薇无刺？离得远些，才不会手疼。”

这下临宸挑了挑眉，似乎在诧异她的出言无状。

她看着他惊讶的脸暗笑，笑他，也笑她的家人。

好些年了，她规行矩步的，以至于整个鸣越将军府都忘了，她从来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。

不过临宸说，就喜欢她这种说话的调调，不似其他妃嫔唯唯诺诺，一成不变。

当然这或许只是太夫人口中的“恩宠”罢了，等表面功夫做得差不多了，这种“喜欢”也会立刻消失不见。

但那又怎样？

临宸是被大夏文武百官交口称赞的明君，也就是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而这样的人若想讨好谁的时候，总是无往不利的。

她于冬夜想望夏时的银河，他就赐了萤珠十斛在她的容芝斋中悬了一条星河出来。她念叨江南早开的春梅，他就叫人折了封在冰里送来。

宠爱无匹。

对此宫中当然是有非议的，但大家也都觉得帝君不过是走走场面，差不多了恩宠自然也就散了。

可转眼大半年过去，临宸对她的喜爱不减反增，常常一连几天驾临容芝斋，幸好他还没有立后，她受封怡妃品阶已是最高，也就不担心忽然有哪位娘娘要来教她规矩。

或许，自己到底还是有些可喜之处——她这么想。

“你的嗓子是天生的，还是后来弄的？”一日在御花园赏花时，临宸忽然问起这事，她想了想才回答是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的后遗症。

“既然是因病所致，那多半有复原的法子，改日让太医院的人瞧瞧，能好也未可知。”临宸有些期待地说。

她笑着应承了。

只是太医院的会诊还未等来，却等来了又一个名门闺秀入宫，有着艳丽容貌和婉转歌喉的少女，与她一样在入宫第一天就吸引了临宸全部的注意力。

她的恩宠，似乎终于到头了。

(二)

上巳节这天，临宸在照晴池边宴请一班宗亲，几个得宠的妃嫔也列席，而她虽然也在其内，但临宸都不怎么看她，倒是新晋的那位容嫔又是献歌又是献舞，博得个满堂彩。

她凝神听容嫔献了歌，便借口身体不适离席而去。临宸虽然恩准了，但脸色不豫。

她才不在乎。

回程的路上乐声还不断从池畔传来，为图清净她走了条小路，快到软红桥的时候听见前头有争执，一时好奇心起想去看看热闹，于是穿过竹林，就看见桥那头有个人正在训斥两个侍卫。

那人穿了亲王的服色只见个背影，她把今天来赴宴的亲王都想了一遍，却想不出是哪个。

于是索性走过去看个究竟，却不想到了桥中的时候那人忽然回过头来，她一眼望去，顿时脚下一软，一个倒头栽下桥去。

说来也好笑，掉进水的那一刻她听见旁人惊慌失措大呼小叫，自己脑子里却清醒得很——

这个人，不是钟成吗？

结果，那人当然不是钟成，或者说不仅仅是她多年来往的商贾之子钟成。

他的真名叫临晟，晋王，还是临宸登基后首个册封的王爷——他的母妃早丧，自幼由临宸的母亲琼慧皇后教养，和临宸便如亲兄弟一般。

这些都是临宸告诉她的。

三月水凉，她被人救上来后就受了寒，昏昏沉沉地大病一场，醒来便看到临宸一脸愠色地坐在榻边，问：“原来你和晋王早就相识？”

说是临晟见了她也是大吃一惊——之前他在北地巡视，回来就被宣召，所以完全不知道她入宫的事，三月三这天他本来也在受邀之列，却因为御园整修，游园时迷了路所以迟了，不想就这么巧与她撞个正着。

“若早知道你与晟弟有此渊源，朕也不会让你入宫……”临宸脸色阴晴不定，也不知临晟对他说了什么。她抬眼瞪着他：“陛下这么说，是暗示臣妾与晋王有私情？”

临宸盯着她：“有吗？”

“有还是没有，又是和谁有私情，这些又有什么要紧？”她提高了声音，“反正臣妾都已经入宫了。”

“放肆！”临宸怒喝，但随即回过味儿来，“听你这意思，入宫前你心里还另有其人？”

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

临宸的脸色难看起来：“别忘了，你的叔父送你入宫，究竟是为了什么。”

为了示忠诚之心，为了迎合君王，为了……

太多太多理由了，与富贵荣华生死荣辱相关的，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但她就是不想说话。

倒是临宸又说了很多，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，她走出内室时他已经不在了，只有惶恐的宫人跪了一地，相信用不了几个时辰，整个千重阙就会知道她如何使得帝君勃然大怒。

几天后，临晟竟来探病。

听到通报她顿时呛了一口米汤，于是临晟进来时看到的就是她咳得涕泗横流的样子，立刻又是拍背又是递帕子的，全然不知避讳。

“晋王来此，想必禀告过帝君了？”她担心地问。临晟点了点头，然后用比她还要担忧的目光看着她：“若是当时我在……”

“你在又怎样？”她抢白道，“我还是要入宫，君威深重，家门所求，扶薇只能从命。”

“可你当年说，姻缘之事总要从心所喜……”

“如今帝君就是扶薇所喜！”她狠狠瞪了他一眼。临晟听了咬了咬牙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究是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可他毕竟是帝君。”

是帝君，所以君心难测，从无多情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她看着他，再一次说，“已经如此了。”

下一刻，临晟就抱住了她。

(三)

他说，他看不得她这放弃了一切希望的样子。

“我所知的莫扶薇，”临晟说着她往昔的形容，“不会甘愿受缚于什么命数。”

说得是……

但她仍是一声不吭，最终临晟自己受不了这沉默，起身离去。

之后他又来过几次，总是带着她在宫外时喜欢的玩意儿和点心，东西她都收下了，人却不见。即便如此，风言风语还是很快在宫中传起来，众人不敢编排帝君的兄弟，便说她狐媚魔道、失宠寂寞、恬不知耻等等。

毕竟从来祸水是红颜，江山倾时责妇人。

只是临宸那里一直没有什么反应，也不见她——他自然是需要时间去权衡的。

然而在冷淡了许久之后，这天夜里，他又忽然驾临了容芝斋。

“爱妃和晟弟是怎么相识的？”屏退宫人，内室里就剩下他们时临宸问道。

她盯着他的脸：“十年前的上元夜……”

她受了委屈，便偷溜出将军府看灯散心，灯谜台上与化名钟成的临晟为抢莲灯不打不相识，从此来往起来，她父母早丧，父亲虽是长子却是庶出，生前就不讨喜，死后更不可能荫庇她什么，所以她在府中日子难得快活，对“钟成”这个朋友自然颇为珍惜。

更不用说，“晋王也算得妙人。”她仍旧盯着他看。

而临宸则是默然，许久忽然一笑：“确是，晟弟诸艺皆精，朕早年也喜欢与他结伴游乐。”说完他出了一会儿神。

这天晚上他并没有在她这里留宿。

走的时候他一眼瞥见笼中奄奄一息的金丝雀，说这鸟不济事了，来日再给她觅一只。

就起驾去了容嫔那里。

御驾远去，宫人们都猜疑她是不是又触怒了帝君，在角落里不安地窃窃私语着。她下令灭了灯，独自一人坐在黑暗里，听外间细碎的声音，想起许多年前那处阴暗的巷子，那时天上烟花争奇斗艳，墙外明灯流光溢彩，她却是匿身在黑暗之中，唯有惊恐冰寒，相依为伴。

可是与众人对她将完全失宠的预料相反，此夜过后临宸对她又关照起来，常来探望赏赐不断，日子一久众人也看出端倪——宠归宠，却不在这她这里留宿。想来是帝君对夺了兄弟所爱心存歉疚，只是人既然入了宫就不好再放出去，只有好好地这么以礼相待。

这猜得也是顺理成章，她想。

而后这一天，容妃来访。

(四)

在她受冷落的那段时间里，容嫔晋了妃位，于是这天早上她听见宫人通禀容妃来访后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快请。

人请进来，说了几句探病应有的客套话，她叫人将临宸赐的新茶沏来品，容妃则好奇地东张西望，忽然将她的针线篮子拿过去，挑出里头一个绣了一半的荷包来看了看：“姐姐真是手巧。”

她捧着茶盏，有些僵硬地笑了笑，但见容妃拿着那荷包又翻看了一会儿，才将篮子放回原位。

她轻轻舒了口气。

一盏茶喝完容妃就走了，到了晚间内务寮忽然来了几个嬷嬷，一进门就说奉了皇令来检视，一众宫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透一口，她也没动，眼睁睁看着她们将里间翻了个底朝天，末了一个嬷嬷从针线篮子里拽出个扇套子来，如获至宝地攥在手里，不阴不阳地冲她说：“娘娘，请随奴婢们走一趟。”就这么，直接去了临宸面前。

重华殿的内殿，只有临宸在，她有点诧异——还以为容妃也会在呢。

嬷嬷奉上了那个扇套子，临宸看了后冷着脸扔在她面前：“你可明白，朕毕竟是天子。”

捡起扇套，她以指尖描摹过上头的刺绣，精致繁复的莲瑞同心纹，内中隐着一个“晟”字。

临晟的晟。

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，而临宸的话中之意也很明白，他或许对兄弟心有歉疚，或许可以包容她和临晟的过往，但君威终究不可犯。

而对此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拜伏下去，再无一语。

容芝斋就此被密密地看守起来，但她的吃穿用度并没有减少，仍旧照着妃位的等级供给，宫人们私下议论，帝君这算不算给晋王最后一点面子？

天晓得。

但她倒是波澜不惊地过起这半隐居的日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这样转眼到了夏时，一天晚上她正想早早就寝，忽然一个宫人说：“娘娘这几天都睡不好，想是天热心躁，奴婢刚才看外头架子上晚香玉开得正好，娘娘去散散步，去去心火如何？”

她看了那人一眼，面生。

于是点头准了，只要那人陪着，进到院子里。果然发现与平日不同，有一处小路上的侍卫不在岗上。

小路的尽头是一处偏门，临晟在那里抄手站着，架子上茑萝茂盛，轻羽般的枝叶受了月光，在他英挺的脸上投下形状怪异的阴影。

看到她他亟亟上前一步，抓住她的手将她拉到月光下细细打量，看了半天后闷闷地说：“委屈你了……”

她笑了笑。

随即临晟的痛切就变成了愤慨：“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分明是容妃栽赃陷害，要不然哪里就这么巧？！皇兄也是……”

她忽然反握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：“别怪容妃，也别怪陛下，容妃不曾陷害我，陛下也没有任何误解。”

临晟惊诧地看着她。

“那个扇套子就是我做的，为你做的。”她低声说，像是怕惊了晚香玉初绽，“只不过若无此事，永远不会送你罢了。”

就像是有些情意，若非山穷水尽，怎与人说？

临晟惊得呆了。

然而呆怔过后就是狂风暴雨般的情感涌出来，他猛地抱紧她，又喜又恨，喜她原来也与自己有一般心思，恨她为什么到了此刻才说，如今路分两道，再要相携而行千难万难。

但也不是不行。

“我们会在一起的，扶薇，你信我……我会让我们在一起的。”临晟在她耳旁一遍又一遍地说，仿佛只要这么说了事情就会成真了似的。

次日，她就听说重华殿内，帝君无比愤怒地斥责了晋王。

(五)

当时临宸是喝退了所有宫人，还叫关上内殿大门的，所以谁也不知道帝君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。

但她很清楚，因为是临晟亲自告诉她的。

“你怎么那么傻……”她听了经过只有叹息——临晟竟去求临宸放她出宫。

“我总得试一试。”临晟苦笑，“但皇兄……罢了，至少他答应我不会继续幽禁你，这样就够了，扶薇。”

他的语气，变得有些古怪。而当她看向他的时候，他的嘴角已经挂上了一抹特别的微笑。

“我们总不能永远这样偷偷摸摸地见面。”在向兄长求恩典的时候临晟已经想到了一个带她出去的办法。

“母后对我说过，宫中有一处密道直通外方。”他说起琼慧皇后提过的秘事，神情有些阴郁，“是大梁时千重阙初建就有的，百年前云戈公主奉诏探查全貌绘成图形，之后便一直成为历代帝君所知之秘。”

这就是他们的机会，他已经查知地图就藏在重华殿中：“找到它，扶薇，只有知道密道所在，我才能将你带出去。”

而这似乎也不是多难。

她答应了临晟，次日一早侍卫就都撤去了，她走出容芝斋，看着被轻雾萦绕的竹林小径，嘴角含笑。

几天后，宫中又多了一条新闻——幽禁已久的怡妃晨间在照晴池畔吹笛，雾气如云，笛音缈缈，被乐音引来的帝君一见之下恍惚得不知今夕何夕，竟是怜惜又起重拾恩爱，当晚就留宿在了容芝斋。

真是个惑乱君心的妖孽。

但不论妃嫔们如何恨得牙痒，她重得了爱幸是不争的事实，或许不似之前风头最盛之时，但也足以令她时不时地前往重华殿觐见。

而机会既然多了，多试几次总能成功，她终会找到想要的东西。

密道的全图被收在一个不起眼的木匣里，上头还积了不少灰，就那么堂而皇之地放在重华殿内殿的书架上，想是天下承平日久，帝君平日里也就不太重视这东西。

卷轴交到临晟的手里时他高兴地抱起她原地转了好几圈，跟着将一个蜡丸交在她手里：“服下此药便有假死之状，三日后朔夜，你只要服药即可，其他的事我自然办妥。”

他安排的宫人会以她的“暴毙”引起一场混乱，而他则会趁此混乱带一具尸体入宫，将她换出去，偷梁换柱天衣无缝。

没有人会发现，谁都不伤颜面，这绝对是最好的做法。

她收下了蜡丸。

三天后的晚上，朔夜无月，夜色比平日更浓重了些，容芝斋中她叫人掌了一盏孤灯，在灯下切开蜡丸，但见里头的假死药小小的一颗，倒像年前南州进贡的相思子——

殷红如血，欲碰不能碰。

桂月，初一，夜黑。

千重阙不宁。

容芝斋里骤然响起的呼号哭喊之声打破往日的安静，原本正要前往容妃居所的帝君听闻消息急急赶到了容芝斋，随后整个太医院都被召了过来，医官站了一屋子，一个接一个地进里间诊脉，然后连滚带爬地出来。